

# 浮沉

艾明之著

新文艺出版社



浮

沉

艾明之著

新文艺出版社

· 1958 ·



# 浮 沉

艾 明 之 著

\*

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康 平 路 155 号)

上 海 市 书 刊 出 版 业 营 业 许 可 证 出 011 号

华 文 印 刷 局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上 海 发 行 所 总 经 售

\*

书 号 1537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印 张 10 1/8 字 数 188,000

1957年11月第1版

1958年8月第3次印刷

印 数 40,001~56,000 定 价 (6) 0.80 元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是作者新近写成的一个長篇小說。小說通过青年医务工作者——女护士簡素华，为了服从祖国需要，毅然离开上海，到遥远的北方参加工业建設的前前后后，表现了她所遭遇的許多困难和斗争。小說还通过劳动，爱情，友誼等各方面的描繪，歌頌了新的道德品質，鞭撻了自私卑下的情操，塑造了一系列鮮明的青年形象。

## 第一章

### 1

好象墮落在油鍋里，护士学校毕业班整个沸腾起来了。

事情是在晚自修的时候发生的。未来的护士們，在教室里准备着明天的測驗。日光灯把教室照的通明。除了書頁的掀动，周圍靜的連呼吸和灯蛾扑向日光灯的声音都清晰地听得出来。窗外是五月的晴朗的夜。一陣陣的花香，随着风势，从校园吹进教室。

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，穿着一身淺藍色的士林布制服，輕輕地迈了进来。

她站在門边，向教室扫視了一轉，她那略显发胖、有着細而密的皺紋的臉，閃过一道快乐的笑容。但很快她就抑制了自己。她在課桌中間悄悄巡視着，当她經過的时候，有人抬起头，惊喜地叫起来：

“林校長！”

林校長伸出一支胖胖的手指，威吓似的从齿縫中透出一声：

“嘘！……”

她慈祥地笑了，搖搖頭，繼續向前走去。

在教室的一個角落里，她停住了。兩個姑娘，年齡都只有十八九歲，一個長的比較清瘦，尖尖的臉，端正的鼻子，有一對並不很大，但卻非常明亮的眼睛，這對眼睛里，常常會出現一種和她的年齡不很相稱的沉思的神情。她的薄嘴唇有很好看的弧形。在上嘴唇邊，有很小一點黑痣，那是要站得很近，才看得出來的。當她默默地笑起來，這顆小黑痣就給她的臉增加了許多溫柔的動人的魅力。她的頭髮剪的很短，用橡皮筋扎成兩小股，當她說話，擺動着頭部，那兩小股頭髮，就象鄉下貨郎担手里搖着的手鼓，向兩邊擺動起來。

另一個却是小胖子。她整個身體的輪廓都是圓的。——臉是圓的，胳膊是圓的，身體是圓的，小腿是圓的，連那雙肥胖的小腳看起來也是圓的。她的身體比前一個要高大多。但在她年輕的圓臉上，却經常浮着惶惑的不知所從的笑容。這個笑容使她的臉容變成甜蜜的，容易親近的了。

這兩個女孩子，一個叫簡素華，另一個叫唐小芳。她們為了不驚動旁人，離開書桌，悄悄躲到這個角落里，坐在地，輪流擔任教師，提出各種習題，讓對方回答。

現在擔任老師的是唐小芳。她剛提出一個問題，簡素華把課本復蓋在自己胸前，閉着眼，輕輕地答誦。她們是這樣專注，林校長站在她們身後，她們都沒有發覺出來。

簡素華剛回答完，還沒有睜開眼睛，一只柔軟的手落在

她肩上：

“答的好！可是你忘記了，在做這一切手術以前，首先要給病員進行麻醉！”

簡素華和唐小芳一齊回過頭來，立刻看到林校長充滿了期待和熱愛的臉容，便快樂地笑了。她們正想說些什麼，林校長却搖搖頭，禁止地說：

“你們溫習吧，別吵了大家……”她還要說什麼的，忽然臉色一變，停住了，迅速向另一處走去。

簡素華和唐小芳驚訝地跟着轉過頭去。在另一邊的書桌上，綽號叫“交際花”的馬菲霞，打開粉盒，照着鏡子，用精巧的小梳子，在梳理她卷曲的頭髮。

“又是這位小姐！”唐小芳卑夷地說。

林校長走到馬菲霞背後，伸手把粉盒拿過來。馬菲霞大聲尖叫起來：

“誰在開玩笑！”

她回頭一看，窘住了，但很快就恢復過來，仿佛什麼都不曾發生似的叫道：

“林校長！”

林校長不滿地望着她，勉強笑着問道：

“你功課都準備好了嗎？”

“唔……都……差不多了！……”

教室里揚起了一陣抑制的笑聲。

林校長向大家掃射了一眼，然後望着馬菲霞說：

“請你回答我：一只蚊子叮了脚尖，細菌要經過那些血管走到心臟？”

馬菲霞囁嚅着，臉開始紅起來。

林校長等了一陣，不見她回答，繼續問道：

“請你回答我，盲腸開刀，要切開腹部那些肌肉部分？”

“这个……明天也許考不着的。”馬菲霞結結巴巴地說。

林校長嚴峻地皺起眉頭：

“你出去工作后，万一遇到這樣的病人，怎麼辦呢？‘对不起，我們學校里沒有考到這個！’你能這樣回答他嗎？”

周圍又飛起了一陣笑聲。

林校長嘆了一口氣，一面向講台走去，一面感慨地說：

“要抓緊呵，同學們！各方面都需要人，都等着你們。時間，現在比金子都要來得寶貴呵！”

她陡地車過身來，面對大家。於是，所有的學生幾乎同時都發現，林校長的眼睛有點濕潤了。

“本來還沒有到宣布的時候，但我要小廣播一次。”林校長停頓了一下，好象在考慮是否應該這樣做。“學校已經接到通知，為了各方面建設的需要，我們要提前分發工作！我們要分手了！”

林校長臉上雖然極力保持着笑容，但她的聲音却在發顫。她匆匆忙忙地結束道：

“同學們，不能浪費時間呵，我們的本領不是太多，而是很不够，甚至可以說，還沒有！”



下自修的鐘声响了。她轉身走了出去，把馬菲霞的粉盒留在講台上。

这个消息好象長了翅膀似的，一下就飞开了，整个护士学校都沸腾起来。

## 2

熄灯鐘已經敲过，宿舍里仍然充滿了兴奋的說話声，笑声。大家差不多把临睡前照例的漱洗都忘掉了，連最溺愛打扮，每次熄了灯，还在床上卷半天头发的馬菲霞也改变了习惯。她晃着滿头的白鉄发夾，在各个床位前走着，爭吵着。

“这一次分配，能把我們分配到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我想到新疆，看看沙漠到底是怎么回事！”

“到新疆还不如到西安，新工厂多，你呢，馬菲霞？”

“我那儿也不去！”馬菲霞的头一摇，发夾就切切咯咯碰响。

“你啊，真是可怜虫，上海，上海，这輩子連个火車都沒有坐过！馬跟驢子都分不清！”

“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！火車跟电車还不是一样！”馬菲霞大声反駁。

林校長在窗口出現了：

“同學們，沒听見打熄灯鐘嗎？我真不該把消息告訴你們的！快睡吧，明天还得測驗哩！”

她把大家赶到床上去，然后說：

“注意了，从現在起，誰也不許說話，我就在外面听着，誰說話，明天就不要她參加測驗！”

她熄了灯，走出去。她並沒有在窗外停留多久，几年来的共同生活，使她跟学生产生了这样的感情：誰也不願意伤她的心，而她呢，对于自己的学生，总是充滿了信任。

林校長原来是一个頗具声名的妇科医生。据說有一次由于护理上的疏忽，一个不該死的中年妇女，撇下七个孩子死去了。这件事給了她很大的刺激。她放弃医生的职务，下决心自己来办这所护士学校，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八年。在这漫長的岁月中，不少人劝过她，更多的是譏諷她，要她放弃这个学校，她却坚持着。从这个学校出去的护士，分布在全国各处，用她自己的話來說，要算清她們的数字，就象要算清她自己头上的白发一样地困难。

她离开宿舍后，大家就安靜下来了。

这宿舍是一个長方形的大房間，放着三列双层木床，一共睡了二十多个学生。現在大家都安靜的躺在床上。月光从窗外瀉进来，把晾在鉄絲上的手帕、袜子，排列在牆角上的一長串臉盆，狼藉滿地的各式各样鞋子，照的一清二楚。大家都睡不着。她們用自己的幻想和色彩，在描繪未来的道路，想象着未来的成功或失敗，快乐或悲伤。夜深沉了。校园里偶尔傳來几声春虫的啾鳴，再也沒有別的声音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圓圓的身影，从上层鋪位上悄悄爬下来，赤着

脚，向另一个床位摸去。当她经过窗子前，月光照亮她的脸，原来是唐小芳。

她摸到简素华的床前，立刻钻到她的被子里去。简素华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索里，吓的叫了起来：

“誰？”

“我！小简，叫个什么！”唐小芳阻止地说。

“你怎么还没有睡？”简素华略带责备的口吻说。从外形和年龄来说，唐小芳都比简素华大，但简素华却更象一个姐姐。

“睡不着。我们刚才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”唐小芳说。“要是校长问我们志愿到什么地方工作，我们怎么回答呢？”

“就说服从组织分配，那儿需要人，就到那儿去。”简素华简截地说。

唐小芳沉吟了一下：

“我也这样想，不过……我有点害怕。”

“怕什么？”简素华奇怪起来。

“要是把我们两个分开，一个派到黑龙江，一个派到海南岛，怎么办呢？”唐小芳急的好象立刻要哭出来。

“不会，不会这样巧！”简素华安慰地说，自己心里却也有点担心。她们从进学校认识的一天起，三年来，吃、住、玩、学习，都在一起，真要分开，心里总有点依恋。她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多不愿意离开你呵！”

唐小芳把脸贴在她的臂上：

“我也是，真要是离开了你，我簡直不知道该怎么好。”

唐小芳說的很輕，就象說給自己心里什么人听似的。

“別想那么远，也許都是白担心。”簡素华說。

唐小芳叹了口气：

“但願如此。”

停停，她忽然又說：“小簡，我还有一个害怕，你看要不要跟领导提出来？”

簡素华忍不住笑了：

“你的害怕真多！”

唐小芳冤屈地叫起来：

“你以为我怕吃苦，怕离开上海嗎？哼，我又不是馬菲霞，这点觉悟还有！”

“那你怕什么呢？”

“我怕把我分发到蒙古、新疆，听说那边尽吃牛肉、羊肉、馬肉，喝的也是牛奶、馬奶、羊奶。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你当然没有关系，可是我……我上个月又胖了两公斤。”

“傻瓜！”簡素华笑着說，“要胖的話，那里也一样！去睡吧，明天还要測驗呢！”

唐小芳爬起身，跨下床，但她忽然想起来：

“小簡，你的沈浩如呢？他不是馬上見习期滿，要留在上海市立医院当医生嗎？他会同意你走？”

簡素华的身子明显地哆嗦了一下，她把臉車到另一边，說：

“为什么会不同意呢？他留在上海，也是組織上分配。”

“他能舍得？……”

簡素华用脚輕輕踢了她一下，不讓她說下去：

“有什么舍不得的！我才十九岁，他也不不过二十二岁，結婚还早哩！”

“說的好听，还不知道人家打的什么算盤呢！”

簡素华不讓她再說下去了，爬起身，把她赶回自己的床上去。

宿舍里又沉靜下来。有一輛卡車从校外馳过，震的窗櫺格格地响。“晚上还有人运东西？”簡素华想，听着汽車馳远，終于消失了。她从枕下摸出手表，就着月光看了一下，心里暗暗吃惊。“都快十二点了。睡吧，別影响明天的測驗！”她翻了个身，閉上眼睛，但她却怎么也睡不着，一个青年医生的影子，不断地在她腦海里出現。她想起了沈浩如，想起了跟他認識的前前后后。

### 3

去年夏天，她們到市立医院实习，医学院毕业班的学生，正巧也在那里。他們混合起来，分成若干实习小組。簡素华和唐小芳分在一个小組里，組長就是沈浩如。

沈浩如穿着一身白麻布的長褲和兩用衫，黑色玳瑁的寬邊眼鏡，有不停地眯眼的習慣，皮膚特別白晰，他的一舉一動，都給人以安詳精明的感覺。在宣布他當小組長后，他不慌不忙地把手伸給每一個人，謙虛地笑着說：

“請多幫助我！”

他把手伸給簡素華，無意地看了簡素華一眼，他的眼睛忽然停住不睜了。簡素華覺得他的手抖索了一下，連忙松开，兩個人都忽然臉紅起來。

沈浩如是一個功課很好的學生。他實習的成績，贏得醫生和教授的一致好評。同學們對他的印象也很好，覺得他聰明、謙恭、細致，從不跟人臉紅脖子粗的爭執。而他的家庭出身，使同學們又尊敬又羨慕。

沈浩如的父母親早年就參加了革命，在上海做過相當長時間的地下工作，後來身份暴露，組織上命令他們轉移到蘇北根據地去。當時情況很緊急，路上很危險，他們忍着痛，把沈浩如留在沈鶴年——沈浩如的伯父家裏。匆匆一別，直到解放，他們才再看見自己的兒子。

沈鶴年是電機工程師，在上海一家電機廠里任總工程師。他對國民黨的顛覆、昏庸、腐敗，強烈地不滿，但他沒有跟從他的弟弟，走他弟弟的路。他知道弟弟是共產黨員，同情他，幫助他；却一再拒絕他的勸說，更積極的投入到革命的漩渦里來。

“你別勉強我，”他最後說，“我老了，不願想的太多，眼

前的生活、儿女、家庭，能够勉强维持，就算完成了我到这世界走一趟的任务！”

沈浩如的父亲曾经和他争吵过，骂过他，他笑笑，依然坚持如故。收留沈浩如是他主动提出来的。也许是由于内疚，他对沈浩如的宠爱，几乎超过自己的儿女。他供给沈浩如一切费用，从来不拒绝沈浩如的要求。只有一点他是严格的：沈浩如必须是有学问的人。他当然没有料到，这种宠爱，不知不觉的在沈浩如血液里，注入了一种无形的毒素。

解放后，沈浩如的父母亲从苏北调到西南工作，经过上海，看见睽别十余年的儿子。儿子长得几乎认不出来了。那时，沈浩如已经在医学院读书。他们不愿意中断沈浩如的学业，只得忍受第二次离别的痛苦，让沈浩如继续留在上海。

沈浩如的父亲现在西南一个机关里任副处长，母亲是另一个机关的行政科科长。

沈浩如在实习中，经常跟简素华在一起。简素华渐渐感觉到，沈浩如对她有一种特别的轻易看不出来的关切。沈浩如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公正，很有分寸，但简素华还是发觉，当她想着什么时，沈浩如不动声色就满足了她。有一次，简素华听说最近要进行一个复杂的手术，她告诉唐小芳，她很想去做。动手术那天，她果真被叫去了。很久以后，沈浩如好象无意地泄露出来，是他在教授选拔人员的时候，推举了她的。

他們的感情迅速地增長，每一次開周末晚會，他們都不約而同的在會場上出現，沈浩如總是第一個邀請簡素華跳舞。這一切，自然都看在唐小芳眼里。她先是奇怪簡素華的改變，因為簡素華在學校時是不愛跳舞的。不久，她就恍然大悟。於是，一到會場，她便借故走開，把簡素華留給沈浩如。

有一次，他們在手術室里實習，主治醫師忽然指着簡素華說：

“脊柱麻醉！”

簡素華慌張起來，雖然在學校里她看過示教，真正替病人麻醉，這還是第一次。她心跳着，眼睛模糊起來，手也哆嗦了。當她用鑷子夾起針頭時，手一抖，針頭就落在地上。

主治醫師嚴峻地注視着她，沉默着。

簡素華的臉蒼白了，羞恥的眼淚遮住了眼睛。就在這時候，她的耳邊響起了沈浩如的聲音：

“她是護士學校來實習的！”

“呵！”主治醫師不以為然的揮揮手，“那就換一位吧。”

簡素華忽然着急起來，紅着臉說：

“讓我来吧，我能行！”

主治醫師定定地看了她一眼，親自把病人扶起來，鼓勵地說：

“來吧，沉着一點！”

簡素華看看沈浩如，那一個也用眼睛鼓勵她，她順利地給病人做了麻醉。



那天晚上，簡素華和沈浩如在外灘公園的石凳上，坐了很久。這是一個無月的夜，江和天黑成一片，擺渡舢板昏黃的燈光，星星點點的散在江面。海關的大鐘傳出悠揚的音樂。白渡橋上不時爆射出電車綠色的火花。他們兩個人默默坐着，充滿了溫暖。沈浩如抓住簡素華的手，顫着聲音說：

“小簡，讓我們永遠在一起吧，永遠永遠在一起！”

簡素華沒有作聲，沈浩如輕輕把她的臉抬起來，他們對直地望了一下，於是一切語言都變成多余，他們擁抱着，長久地親吻。

簡素華回到宿舍時，所有的人都已入睡，只有唐小芳還在等她。聽見門響，唐小芳跳下床，赤着足奔出來。

“你回來了！”她問，注意地打量着簡素華的臉。從女人所特有的敏銳的感覺里，不必簡素華說明，她立刻就知道了。她抱住簡素華，激動地說：

“恭喜你！你們早就應該揭底了！”

.....

簡素華睡在床上，想起了這一切，心里充滿了甜蜜的感覺。當她一想到明天早上，她把消息告訴沈浩如，將會引起多大的震動，她忽然動搖起來。

“不，小沈不是那樣的人！他的工作就是組織分配的！他自己可沒有提一點意見！再說，這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？我愛他，他也愛我，只要我們覺得需要，我們隨時都可以在一起。我可不能象馬菲霞一樣躲在上海，外面多需要人呵！”